



疏离与合作 SHULI YU HEZUO

英国与欧共体关系研究

马瑞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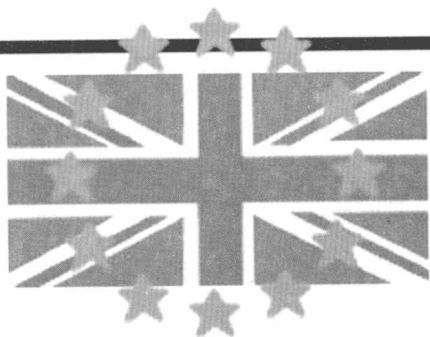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疏离与合作 SHULI YU HEZUO

英国与欧共体关系研究

马瑞映/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疏离与合作——英国与欧共体关系研究/马瑞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5004 - 6480 - 8

I. 疏… II. 马… III. 英国 - 对外关系 - 欧洲经济共同体 - 研究 IV. D85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3534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贺 羽
责任校对 张 青
封面设计 典雅设计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5

插 页 2

字 数 219 千字

定 价 2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马瑞映，男，1963年8月生，四川省巴中市人，历史学博士。现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主要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研究方向集中在世界民族主义、西方妇女、英国与欧共体关系等领域，相继在《世界历史》、《世界民族》等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三十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国际政治》、《民族研究》、《社会主义研究》等和《高校文科学报学术文摘》全文转载，一些学术观点被学界同行引用。曾获得过陕西师范大学阎俊人才基金奖和上海市高校学生论文奖。

内容简介:

英国与欧共体关系是英国自身衰落下
的转型与大陆欧洲跨国联合两种现象的奇
妙结合。英国离合欧共体反映了一个没落
帝国如何企图挽住落日余辉,一个主权国
家如何在联合体中维护主权又不离散,一
个实力下降的传统世界大国如何以平等身
份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历程。传统与环境
构成英国对欧共体关系的思想基础和文化
背景,观望、徘徊、抗衡表达了英国对欧
洲一体化的最初态度。但欧共体的成功和
英国自身的经济困境以及政治考虑,英国
经过三次申请最终在1973年1月成为欧共
体成员国。可是,英国入盟欧共体后,两
者关系一直不和谐,英国扮演了欧共体内
尴尬伙伴的角色。英欧关系的阶段变化一
方面反映了英国现实主义的政策路线,另
一方面也体现出国家利益优先和主权让渡
的原则。

出版策划:任明

封面设计:典雅设计

本书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传统与环境	(25)
一 大英帝国的遗产	(26)
二 前置的历史环境	(32)
三 相异于欧陆的政治文化	(50)
第二章 旁观·徘徊·抗衡：英国对欧共体 关系的发生	(59)
一 观望欧洲煤钢联营启动	(59)
二 徘徊于欧洲共同市场之外	(78)
三 铸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98)
第三章 艰难的选择：英国对欧共体政策的 转变	(114)
一 转向欧洲	(114)
二 妥协中契合	(141)
三 全民公决	(166)
第四章 尴尬的伙伴：英国在欧共体内的 地位	(176)
一 若即若离	(177)

2 疏离与合作——英国与欧共体关系研究

二 推动“欧洲建设”	(203)
三 自我孤立	(221)
结 语	(244)
参考文献	(255)
后 记	(266)

绪 论

自恺撒的铁戈横扫英吉利后，历史就注定英国将再不会与欧洲大陆隔绝了，而是两者互动贯穿于双方的历史与进程。相对于欧洲大陆而言，英国如一只巨帆悬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中，它不会离开欧洲漂向远方，也不会冲上欧洲的海滩，融入阳光、陆地、砂砾的斑斓之中。英吉利海峡的巨浪在逶迤错落的欧洲海岸拍出的回响，至今仍在激荡。尽管声浪在不断削减，但所激起的浪花，始终散落在欧洲的高山和平地、湖泊与海岸。当人们观察欧洲与英国时，没有欧洲的英国与没有英国的欧洲都将如维纳斯的断臂，总是一个遗憾的美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恩恩怨怨、亲亲疏疏既让世人注目，又令人如坠云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三百年来欧洲主导国际秩序的时代宣告结束，两极结构的雅尔塔体制成为新的世界秩序。作为传统世界大国的英国被迫无奈地接受了这一事实，但又心有不甘，它采取种种措施以维护传统的利益。可是，英国毕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战后的内政外交不得不作出战略性的调整。在欧洲问题上，英国既想维持传统的均势与孤立主义政策，又想成为欧洲事务的主导，这使它处于矛盾之中。特别是欧共体作为一种新的超国家组织出现以后，英国欧陆外交的困境愈加突出。面对欧洲联合这一不可逆转的事实，英国担心无论自己是否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都会削弱它对欧陆的影响。据此，英国一直力图使欧洲联合控制在“主权国家联合”的范畴，

阻止其发展为“超国家联合”的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英国离合欧共体的历程始终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而推进的。从拒绝入盟到被迫融入，英国对欧共体爱恨兼有，理清这一错综关系的发生与流变，将为我们显现以下图景：一个没落的帝国如何企图挽住落日余辉，一个主权国家如何在联合体中维护主权又不离散，一个实力下降的传统世界大国如何以平等身份参与国际社会的发展历程。

传统世界大国的转型与跨国共同体的形成都是 20 世纪新的历史现象与趋势。英国与欧共体关系的演变，正是这两种趋势对碰和融合的典型。在这里，存在着两条历史运动曲线：一条是英国衰落的曲线，另一条是欧洲（西欧）大陆国家通过跨国联合而走向重新发展的曲线。

英国作为 18、19 世纪曾经称雄全球的传统世界大国，在整个 20 世纪都在不断地走向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它全面衰落的转折点。作为一个利益和势力覆盖全球的世界大国来说，英国对欧洲的政策，历来都是围绕“英国的欧洲”这一指导思想而展开的。英国在欧洲或通过联彼制此、或联此制彼使欧洲始终无法摆脱英国的影响。体现这一思想的是两个原则：即均势和孤立主义。它常以均势原则维持欧陆国家力量对比的均势，扶弱抑强，凌驾于欧陆各国之上；当欧陆相对稳定时，英国又往往玩弄孤立主义把戏，摆出一付超然面孔，表示不干涉欧陆事务。两者的交叉使用使英国在欧洲进退自如。但随着美国、德国、日本的崛起，对手超出了欧洲范围，英国在 20 世纪初对均势政策的运用已感到力不从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更使它不能超然于欧陆、凌驾于欧陆。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虽由英法主导，但既不稳定也不完整，只能以华盛顿体系来补充。即使在欧洲问题上，关于德国的赔款也不得不把主导权让给后起之强美国。在 30 年代欧陆极端民族主义的纳粹德国崛起的年月，英国只能以妥协来回应希特勒逼人的进攻。曾几何时，英国要把自己最最好的制度

与理念推广到欧陆，到此时却以慕尼黑耻辱而涂抹了历史的光辉。“英国的欧洲”不存在了，但余音还在，它傲慢与“伟大”的精神还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单独抗击德国到协力打败法西斯，英国似乎重新获得了对欧洲的信心和左右力。在英国看来，欧陆的生存系于英国的无私奉献，英国是欧陆道德上的债权人，因此在欧陆应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可是，英国虽然是胜利者却失去了主导欧洲的能力。它无法自如地周旋于欧洲大陆各国之间，无法独立决定欧洲的事务，也无法维持欧美均势，更不敢冒让欧洲联合的风险。战后贝文的“第三力量”概念和丘吉尔的“三环”外交，只不过是全面衰落的被动中尽可能争取一点主动。强国意识与力不从心的矛盾使英国在许多问题上游刃有余。最能体现这一矛盾的是英国对欧共体的态度。俱来的强国意识，由于在战后丧失其控制欧陆和海洋优势而产生对某种民族精神与力量的恐惧，害怕自己湮没在以大陆为中心的欧洲集团里，致使战后英国与欧共体关系从来没有理顺过。它既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又不想受欧共体的束缚。这是英国历届政府所面对的难题，也是欧共体其他成员国伤脑筋的事。从麦克米伦到撒切尔夫人又到梅杰再到布莱尔，英国对欧洲的政策特点是：在接受欧共体原则的基础上努力保住英国的利益。这种政策导致英国在双方的利益结合点上，总是与欧共体的发展现实错落。从对欧共体的不介入态度到启动双边谈判，再到对欧盟社会宪章的例外选择，在诸多问题上，英国与欧共体关系的推动一直受到局限。

20 世纪也是欧洲——这个曾经集中了所有传统世界大国的大陆——一度走向衰落的世纪。这个衰落的过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可以说已经到了谷底。战前，以英法为首的欧洲主导着世界秩序。美日作为后起的大国尽管地位上升很快，还不能左右局势。在欧洲国际舞台上，大国争雄所形成的均势，英国总是加入弱的一方以维持某种平衡，成为世界格局的

主导力量。^①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霸的雅尔塔体制出现了。世界舞台上的导演已由英法变成美苏，两极格局的牢固地位是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无法撼动的。这一情况表明一个时代的结束，它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欧洲衰落了，已失去争雄世界的实力和条件。在所谓“共产主义威胁”之下，欧洲被迫接受美国的庇护。从重新振兴欧洲的利益出发，欧洲（西欧）大陆国家率先走上跨国联合之路。欧共体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欧洲开始进入了另一条运动曲线。

欧洲共同体是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总称。关于它的历史起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欧共体历史应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始；^②另一种把它的历史从煤钢联营算起，中外大部分学者持此观点，欧共体（欧盟）出版物中的大事记把“舒曼计划”列为首项，也肯定了这一观点。^③笔者同意后者的看法，这是因为，固然欧洲经济共同体是共同体的主要组织，是一体化的重心所在，但正是煤钢联营为全面一体化准备了条件。尽管它只是个别部门的一体化，可是其活动和经验教训促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

欧共体的发展有一个反复尝试、不断开拓的过程，它由雏形逐渐走向成熟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前共同体时期（1945—1949年）。这一时期欧洲各国主要是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和重建或完善民主制度。战后困境，激发了欧洲民间希望欧洲联合的理想，欧洲大会的举行既是呼吁又是压力。在政府间层次上，由《马歇尔计划》产生的

① Malcolm Pearce and Geoffrey Stewart, *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 1867—1990: Democracy and Decline*, TJ Press Ltd, Padstow, London, pp. 404—418.

② 参见余开祥等主编《欧洲共同体——体制·政策·趋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③ Pascal Foniaine, *European—A fresh start*, *European Documentation series—3/1990*, p. 1.

欧洲经济与合作组织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经验,尽管是有限的。这一时段是欧洲联合的酝酿期。

第二阶段,欧共同体形成时期(1950—1957年)。煤钢联营在这一时期建立并开展工作,由此西欧六国开始紧密合作。煤钢联营一开始就采取了经济联盟、成员国让渡主权的高级形式。因此期待和疑惧同存,一体化尚处于探索之中。

第三阶段,欧共同体建成时期(1958—1968年)。1958年1月1日,《罗马条约》正式生效,欧洲经济领域的全面一体化正式开始。1967年三个共同体合并,标志着欧共同体正式形成。在这一时期,欧共同体实现了关税同盟的目标,并在1968年最终实现了共同农业政策。在与英国组织的欧洲自由联盟的竞争中最后胜出,这种历程为欧共体的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开辟了广阔道路。

第四阶段,欧共同体扩大和统一市场形成时期(1969—1993年)。70—80年代,欧共同体成员国增加到12国,新增成员国有英国、爱尔兰、丹麦、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同时,欧共同体一体化的层次也有所提升,1979年设立欧洲货币体系;1986年签署《单一欧洲法令》;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宣布,1993年建立起内部大市场,实现人员、货物、资本和劳务的自由流通。虽然统一大市场的建立颇费周折,但在成员国努力下,欧洲联盟还是在1993年11月1日诞生。从此,欧共同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五阶段,欧盟时期(1994—)。欧共同体这一时期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第一,突破了统一市场的要求,上升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层次;第二,政治一体化突破政府间外交合作的模式,上升到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并最终制定共同防务政策的新层次;第三,欧共体的活动突破了经济、政治和科技领域,扩展到防务、司法和国内事务、教育卫生、环保、运输、能源等新领域。

欧共体发展经历的五个阶段是前后相承的,虽然人们对这种阶段性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和评价的分歧。^① 欧共体从诞生到今天,其一体化的进程不仅表现在速度上,而且体现在一体化的程度上。欧共体肇始于个别经济部门,到向经济、政治和防务实体等全方位发展,体现出欧共体发展的逐次递进;同时,欧洲经济区的建立也反映了一体化道路的多样性;权力集中和强调政府间作用齐头并进使它能将英国、丹麦那样的国家包容其中,突出了欧共体的兼容性。欧共体从最初的高级机构到部长理事会以至后来的定期首脑会议,联邦性质在削弱,政府的作用在提升。无论是《罗马条约》,还是《单一欧洲法令》,甚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无一例外地扩大了成员国政府的权力,尽管一体化的程度在加深。正是这些变化使英国在欧共体历史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态度。

在相当长的时期,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理解是不够的,也不相信它会走得如此之远。几十年里,英国对欧共体的很多政策是以其大国地位的想法为基础,态度趋于消极被动。这样的态度决定它在欧洲联合问题上不是有所为,只能是尴尬的伙伴。尽管在撒切尔夫人时期,她试图以个人外交、以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的态度来改变欧共体的方向,以更多地适合英国的观点。^② 在英国外交的总构想中,北大西洋联盟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对欧关系受制于这一方针。无论在哪个层面,英国在决策对欧关系时都导入了这一方针,这是英国离合欧共体无法避开的一个情结和障碍。一般而言,转型意味着某种程度的重新选择,它需要一种抛弃一些人所共知的原则,特别是面临最新挑战时必须有所改变那

① 参见[法]皮埃尔·热贝尔著,丁一凡、程小林、沈雁南译:《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伍贻康、戴炳然:《一个不对称的结构——评马约框架中的欧洲联盟》,《欧洲》1993年第4期。

② Peter Byr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Under Thatcher*, Philip Allan/St Martin's Press, 1988, pp. 35—53.

些似乎是顺利的事情的意志。^① 然而,英国外交政策的两党共识政治,使其选择艰难且难于摆脱困境。在对欧关系上,英国在20世纪40—50年代制定目标不同于60—70年代,也不同于80—90年代。前期享有很大的行动自由。那时,虚弱的欧洲处于恢复发展阶段,英国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是欧洲的领袖,因而有采取积极行动的相当余地,有很多远期和宏伟目标。^② 可是,欧共体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这一局势,许多原先能够加以选择和左右的事情,现在只能加以接受,许多较小的分歧已变成酝酿已久的危机。拖延作出选择,所要付出的代价与日俱增。因此,申请加入欧共体既是英国对欧政策的评估结果,实际上也是英国新历程的起点。表明它已抛弃过去的幻想,在英美特殊关系、英联邦和帝国遗产之间寻找一条自新之路。但是,英国对欧共体关系有一种很难克服的矛盾。它一方面想成为欧共体的主要领导者,把共同体内的法德轴心变为英法德三驾马车。^③ 为此,它在欧洲建设上采取了较为积极合作的态度。特别是在预算摊款问题解决后,对欧共体的深化,英国功不可没。可是另一方面,欧共体的超主权运行机制又历来为英国所拒斥和警惕。从申请加入欧共体到在共同体内的不和谐声音,许多问题的要害归根到底在主权的让渡上。主权这一观念从博丹的主权在君发展到卢梭的主权在民,再到格老秀斯主张它是国际法主体所拥有的最高权力。无可否认,这种观念对欧洲稳定和欧洲和平起过积极作用。在与旧势力斗争中,它是欧洲资产阶级国家存在合法性的基础。但自19世纪晚期开始,西方出现了否定国家主权的论调。以法

① Henry A. Kissinger, *The Necessity For Choice: Prospec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arper & Broth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61, p. 3.

② Sean Greenwood, *British and European Cooperation Since 1945*, Blackwell,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1992, Chapter2—3.

③ Paul Sharp, *Thatcher's Diplomacy: The Revival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Macmillan, 1997, Chapter8—9.

国的狄骥和美国的马里旦为代表的法律学家主张各国放弃他们作为主权人格者的特权。^①自此，绝对的国家主权不可承认的观念在欧洲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时代的终结，使地域相近、发展水平相当、文明同一的欧洲民族国家进行了超政府间合作，企图以集体的力量维护自身民族的国际尊严和顺利发展民族的政治、经济。这种超主权的联合使成员国获得较大的比较利益。成员国间相互让渡部分主权给联合机制，在实践上直接对主权不可分割提出了挑战。但关键是国家主权的让渡多少是一个限度。英国担心过多出让国家主权，会使英国失去其独特地位，而变成法德轴心的附属物。所以，英国总是固守坚持着国家主权，这就造成了英国与欧共同体关系的疏离与合作的矛盾。英国从游离在外，到选择欧共同体，历程是曲折的，抉择是痛苦的。以至于后来它在欧洲建设的合唱中常常弹出不和谐的变奏。其中，英国议会、政党、民众都从自己的角度表达了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立场和态度。

英国是两权分离的国家，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主要作用。在英国的宪法传统下，议会权力被看成是国家主权存在的代表。英国加入欧共同体后所建立的审读机制使其议会在欧洲一体化政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英国把自己更多看成是大西洋主义者，而非欧洲主义者，所确立的“三环外交”中，尽管“三环”的表述看起来没有主次之分，但在实践中，与美特殊关系和与英联邦的关系是超于欧洲之上的。因为面对战后欧洲的满目疮痍，英联邦仍然是英国的骄傲，英美特殊关系将给英国带来国际地位的利益和好处。在英国人看来，英国是一个全球强国，而非欧洲强国，是欧洲的解放者之一，理应成为中西欧的盟主，因此没有

① 参见[法]莱翁·狄骥著，钱克新译：《宪法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法]马里旦：《人和国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理由主动参与欧洲一体化,与其他欧洲诸国一起成为平等的一员。英国提出了“欧洲合众国”的伟大构想,但从未打算去实现它。“我们同欧洲有联系,但不属于它。我们被连接,但不是被包含。我们对欧洲感兴趣并保持联通,而不是被吸纳”。^① 这些话语极为形象地反映了英国对欧洲的心态和立场,并体现在英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最初政策上。为恢复战后欧洲经济,密切美国与西欧的关系,美国1947年起实施了《马歇尔计划》。为此,受援国在1948年4月建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47年7月成立时为“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从而开辟了欧洲合作的道路。但欧洲合作的道路在英国的影响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英国在比、荷、卢、挪、瑞典支持下,提出欧洲经合组织的任何决定须一致通过,否则无效的原则,使该组织始终限于政府间合作,远不能满足法国、意大利所希望的欧洲联合要求。

英国对欧洲一体化虽持怀疑态度,但认为在欧洲防卫和安全问题上可以合作。于是,《敦刻尔克条约》和《布鲁塞尔条约》在英国的主导下顺利签订。这两个条约是在遏制德国的侵略复苏和反对苏联的思维下完成的,体现的是传统安全思维,而非欧洲联合的思想。北约可以被看作是一体化的有益探索,但它不是欧洲组织。完全可以这样讲,战后初期英国对欧政策总精神是政府间合作,与欧洲有联系但不愿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这种政策被英国带到其后成立的欧洲委员会中。1949年法国提议成立欧洲议会和《布鲁塞尔条约》五国间的经济与关税同盟。在美国的促成下,同年欧洲委员会在斯特拉斯堡成立,目的是为实现成员国间的更紧密联合。欧洲委员会包括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员大会。章程虽然规定委员会权力广泛,可是最重要的防务和经济权利却不在其中,分配给部长理事会的权力很多,而欧洲议会基本没什

① Sonia Mazey,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dea”; Jeremy J. Richardson. European Union: Power and Policy-mak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30.